

張大千傳

(三八)

且把他鄉當故鄉

張大千巴黎個展期間，有場不歡之會，他叫它「鴻門宴」。

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的中共代表團，有位大千上海舊識，請薩爾館長為大千畫展安排一次慶功宴。想法單純的薩爾，既為大千主辦個展，對慶功宴也就樂觀其成。

勸大千返回大陸，甚至動之以利的口舌之爭，早在大千意料之中。因此席間雖然你一言我一語輪番勸駕，大千只管一杯接一杯地乾掉他們帶來的貴州茅台。

千杯不醉的他，儘管因糖尿病和前述酒後畫虎事件戒飲或留量，此刻心中非常清醒。終於對方逼他攤牌：「張先生，你究竟是站在哪一邊的？今天最好表明態度！」

大千也藉酒發作：「我張大千行不

天一整染紅雲……初還蜀中遊常道觀之作。爰。」（註二）

大千由港轉回東京，已經是深秋時分，心沛、心印、心聲三個子女同來，和王之一女兒為秀，成了年齡相近的玩伴。王之一住在港區——麻布，離大千賃居的新宿下落合，約一、二十分鐘車程。

十月的東京，已經飄雪，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（？）黎玉璽因公赴日，趕在大千回巴西前，到下落合拜訪這位慕名已久的鄉長。幾隻馴善的長臂猿，周旋在主客之間，十分可愛，引起大千網師園養虎的話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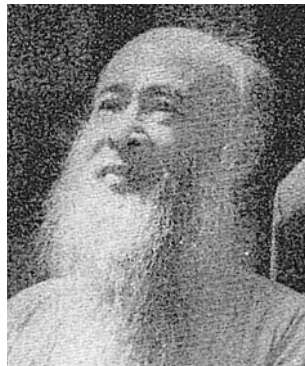
言談間，大千乘興揮毫，作《峨嵋金頂》題贈訪客，戰爭後期被迫繞飛峨嵋上空的往事，也成了話題。（註二）

離開東京前的一段時間，大千儘量採購花木：唐梅、黑松、杜鵑、海棠：一一裝箱，準備隨船運去。

當之一陪他前往東京巴西大使館辦理回巴西手續時，大千忽然問他：「你也一同去巴西玩玩如何？」

據王之一表示：「就當場請領事為我辦了邀請書，第二天拿護照去辦了移民手續，沒想到這「玩玩」了二十年。」（註四）其後大千又為他把妻女一併接往巴西。

從神戶出發的荷輪「芝沙丹尼」



王家誠

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向來站在哪一邊，就是哪一邊！」

座中人說大千醉了！大千也擺出不勝酒力的樣子。（註一）

農曆九月，大千回到一別半年的港九。

大千過港的短暫停留期間為高嶺梅留下六幅絹本團扇冊頁，另加上前述《瑞士山水》團扇。

六幅絹本畫的都是四川勝景：《劍門》、《瞿塘峽》、《青城天師洞》、《峨嵋洗象池》、《嘉陵明月峽》和《黃山始信峰》。

其中《瞿塘峽》款書作於東京，餘者未寫作於何處。值得注意的，裱邊題跋，寫的均為舊作詩。例如題《青城天師洞》七律：「濯纓初識丈人君，擲筆還尋誓鬼文，懸樹六時飛白雨，吞

號，經過香港，單身前往巴西一探新環境的之一，和大千一家在高嶺梅家住了幾天，聽孟小冬清唱，吃鋪記燒鵝之外，之一也趁機補充了一大批攝影器材。

船經新加坡，大千一行因為沒有新國簽證，不能登岸。友人聞知，紛紛帶來新加坡名菜，在船上大開筵席。大千又托人買來一白、一灰罕見品種的長臂猿，見人會笑、會張臂作擁抱狀。大千左擁右抱，笑逐顏開地說：「這真是耍猴戲，可以跑江湖了。」

船經南非開普敦到里約熱內盧，總共航行了五十多天，大千再次登上了聖像山。民國四十三年早春初登時所賦的《蝶戀花》，浮上他的腦際，四十四年秋赴日前所畫的《八德園造園圖》，也在他眼前縈繞。又經過這一年多的修建，八德園當有了不同的氣象。

經過一段較短的航程之後，船抵聖保羅東南的聖多斯港，介紹他買地的蔡昌鑾前來迎接，幫忙辦理通關查驗手續，第二天僱來卡車，將花木行李一總運往摩詰山園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王之一隨大千及家眷先到摩詰城安頓，大千偕眷住進大宅院，他被安頓在小宅院中。讓之一驚奇的，東京川菜名

廚婁海雲已比他早一個月到達，二人同居一室，他倒可以學幾招道地的川菜。由此可見，大千不愧為美食家，連川菜名師都將駐進偏僻的八德園。

婁海雲是個孤兒，作過飯店學徒，在成都開過飯店，跑過船，獨身，重義氣。海雲健談、酒量好、說話時滿口之乎者也，是位儒雅的廚師；缺點是好賭。大千有意扶植他在巴西發展，並想找機會讓他到紐約大展鴻圖。把中華美食文化，傳播遠方。

從聖保羅到摩詰城，約一個半小時車程，但續往八德園的十八里山路，可就像蜀道一般的難行，得另搭計程車前往。顛簸的土路上，晴天塵土飛揚，雨天泥濘不堪。不過，百里方圓之內，大千長鬚成了特殊的標誌，有的訪客，只要在頰下比一下鬍子，就會有人指點到八德園的去路。奇的是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，從台灣寄信給大千卻無大千地址，他乾脆就把寄達地點寫成巴西，收件人則畫了個大鬍子速寫來取代。結果照樣收到大千回信。

經過四十二年春至四十五年初將近三年開拓經營的八德園，已經粗具規模。

八德園佔地巴西畝六畝半，約合兩百華畝或九公頃。

靠北邊的三公頃柿林，被一條公路

到此信之前，確已匯了六千美金回去！你看靈不靈！」

沿著輸水入湖的水渠兩岸，種滿了從澳門運來的芙蓉，紅白花朵艷麗異常，使生長在成都的雯波，有置身故鄉的感覺。

建構八德園的藍圖，雖然由大千手繪，交由保羅督工建造，但其中一石一木稍不如意，大千便親自上陣，挪挪改改，直至完美無瑕。他常說他不單是修建花園，而是把半生過眼的許許多多名畫，用樹石、溪橋和湖泊塑造出來，使畫境、詩境在眼前顯現。

以中心區的「漸江松石」和臥室、畫室為例：漸江、石濤同是他崇拜學習的對象。結識黃君璧之後，他頗有「是道讓兄獨步」的氣度，少畫漸江山水，並把所藏漸江作品貽贈黃氏，但他自己也從未忘情於漸江。在距畫室不遠的草坪上，有幾塊一人多高的巨石。大千又費盡心機用自己精心作品向附近養雞園主日人伊藤，求讓他看中的一株松樹。他花幾星期時間督工把巨石堆了又堆，改了再改，然後植松在新成的假山之上，頗似漸江和尚畫中景物。大千從畫室大玻璃窗外望，一邊是「漸江松石」，另一邊是他最鍾愛的巴山猿「黑寶寶」棲息之地。這猿最喜歡蹲在窗臺上看他揮毫作畫。他的靈思，也源源而來。

分割開來，大千把它看成「化外之民」，仍舊保留為柿子林。其餘六公頃，只在公路這邊留下一些柿子樹作為點綴，其餘柿子樹盡行砍除，拓建為他構想中的中國式園林。

從東南角（註五）進園後，步上彎彎曲曲的竹林通道，幾棟房舍錯落在風聲竹影中，是門生、子侄和工作人員所居之處。穿過松樹隧道後，就到了八德園中心所在。畫室、主人臥室、餐廳、望月坪、樹立在小土丘上的烹茶亭，盡在這一區內。介於臥室、畫室和土丘之間，有泓小小的水池，池中有偃松和大石，頗似山水畫中的近景，這就是大千所說的「靈池」。從園外流入靈池後的山泉，順著水渠東流，然後分成兩股，一支直接流入開鑿中的「五亭湖」，另一支繞湖流過湖東岸楓林掩映的「夕照亭」，再從亭畔的小水塘轉注湖中。

靈池的詭異，在於可以從池水盈虧，占卜張家經濟的寬裕或步入困境；靈池水滿，不僅五亭湖水漲，財源也會滾滾而來。後來大千津津樂道地告訴謝家孝：「有一次我到香港，我家裡來信說沒有錢了，因為我走的時候，家裡只有幾十美金。」

但不久，雯波又有信來，表示靈池水又滿了，說不定他已經有錢寄回。接著大千得意地說：「一點也不錯，我接

大千對保羅監造的臥室連接畫室頗感滿意，但覺風水不盡理想，因此又加建前廊，改善風水。屋後加蓋容得下三大張圓桌，足供四十五人同時用餐的飯廳。

至於成爲八德園地標的二層樓大畫室，是患眼疾後，爲畫巨幅潑墨潑彩畫而建的；時約民國四十八、九年。

在中心區工作有兩位大千依爲左右手的要角：裱畫匠黃敏（弘恂）、廚娘阿陸姑。

黃敏是香港裱畫名師麥泉的高徒，有出藍之譽。大千的藏畫室和黃敏的工作室都是「閒人止步」的要地，只有他們不離身的鑰匙，才能開啓，怕弄亂了珍藏和裱畫工具。

阿陸姑的廚藝，不僅大千滿意，名廚婁海雲有時也向她請教，並自言獲益非淺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小畫室、望月坪以東，有幾排古色古香，由日本園藝家鈴木負責照顧的盆景，不下兩三百盆之多。

大千常常獨自策杖，靜靜地觀賞盆景，不遠處猿舍前的長臂猿，則好奇地踞坐高處向他張望，發出一二聲啼叫，彷彿在向他招呼。（圖一）這些採自各地的奇石異木，千姿百態，彷彿各地山水名勝的縮影，也是大千山水靈思的泉源。自此一路前行，松針鋪地，拂雲蔽



圖一 張大千靜賞八德園中盆景



圖二 張大千以馴松法改造的懸崖臥龍松

日的美國松，構成通往五亭湖的甬道之外，也遍植五亭湖畔。

美國松，長得又快又高，是上好的建材，但不像中國松或日本黑松那般姿態橫生，並可以人工改變形態，一如名山古嶽中的臥龍松、迎客松、掛犁松那樣耐人玩賞。

不過大千有他的「馴松術」，王之一

之一所謂「手術」，不外乎截去某些繁枝，再用鐵絲、電線牽、紮、纏、拉，把其中的枝幹固定了方向，假以時日，即長成想像中的姿態。

八德園東北部佔地約一公頃的五亭湖，王之一記述係僱用長工、怪手，經過三年歲月挖鑿而成。

但它挖鑿與完成的時間，頗難確定。

依大千一幅〈白描荷花仕女圖〉（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六十）題款所指，初鑿於民國四十五年。

據大千集中〈五亭湖新成〉七絕的後識來看，則完成於民國五十一年春天：「春間于摩詰山園鑿池，將欲種荷，先賦此詩，頃寫此圖，遂書其上。壬寅」（《大千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四七）

大體說來，五亭湖從開挖到成湖、種荷、堆躑躅嶼、架橋到建分寒亭、湖心亭等前後應不下七八年之久，才算全部完成。

「躑躅嶼」，是五亭湖重點景觀，從西北隅伸向湖中的半島，到達湖心小山上面的「分寒亭」；又名「分涼亭」。摩詰山一帶屬高原氣候，四季如春秋一般涼爽，沒有炎夏與寒冬，閒坐亭中，涼風習習，十分舒暢。從分寒亭拾階而下，有木建曲橋通往滿是杜鵑花的「湖心島」，島上建亭就叫「湖心亭」，再過

在書中寫：「據老資格的巴西農人說：美國松不能修剪，不能彎曲作姿態。大千先生說：『我不信邪，一定要剪幾棵試試看，美國松也要屈服在我的手下。』臥龍松、蟠龍松果然在經過大千先生動了手術以後，衣服貼貼地順著地面伸展出去，張牙舞爪，彎彎曲曲，都不成『材』。」（圖二）

一座平直板橋，登岸轉右，前述夕照亭就在不遠之處。所謂五亭，則包括了西南岸的「翼然亭」和「聊可亭」。五亭湖屬於內湖，有二隻白天鵝，一群白鴨悠游其上。爲了怕子侄戲水發生危險，湖上既不放舟，更嚴禁游泳。

南岸竹堤外另有形同沼澤的外湖，蒲草叢生，野趣十足，長遍大千所喜愛的「水蠟燭」。外湖是他計畫栽種荷花的地方。

他有幅作於四十五年的〈白描荷花仕女圖〉，顯示大千所感受到造化弄人的一面。

一位頭戴釵飾的古裝仕女，閒坐湖畔的石坡上，田田荷葉，挺立待放的花蕾，給人一種寧謐溫馨的感覺。畫上大千自題：「十四年（前），歲丙申，三巴摩詰山園初鑿五亭湖，覓種荷花未得，想像未來，寫此寄意，逡巡未得完成而目翳，亦遂十二年，更無由渲染矣，題此愴然。庚戌七月朔，可以居識。爰翁七十有一。」

庚戌，民國五十九年，大千剛剛移居美國加州，也是往來於美國、巴西兩地的過渡時期。到了民國六十五年，好友張群加題五絕一首，又是一番感嘆：

「補畫目難繼，裁荷願未成，長留殘幅在，即此見人生。」（註六）

辛夷、紫薇、芙蓉、杜鵑，到了花

季，八德園真是花團錦簇。尤其杜鵑花，高約丈餘。但大千最喜歡的梅花、牡丹和水仙，在巴西生長情況並不太好。僅有一株向早期移民巴西的日本農家情商而來，樹齡在百歲以上的梅花開得茂盛，但梅子不大。

八德園的「圍牆」，確如大千構想的，以毛竹、孟宗竹、松，間種一些桃花和垂柳圍成，一派江南農村的景象。

民國四十五年深秋由日本經過近兩個月的航行，抵達巴西後，悶在木箱中的花草樹木，多半奄奄一息，聊無生意。難過之餘，有些雖然已成枯枝，大千仍命人插在土中留作紀念。有了痛苦經驗，其後大千再到港澳和日本買花木，往往先移植入盆，待生長漸趨穩定，再連盆上船託運，也就少有全軍覆沒的風險。

倒是兩隻新加坡買來的長臂猿，成了八德園中猿族的生力軍，大千一家的新寵。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乍到八德園的王之一，描寫園中長臂猿的生態：「十幾頭長臂猿是南美罕見的動物，有的關在鐵絲籠中，有的鎖在樹上，有的自由行動，馴良通人性。天氣晴朗，數里外可以聽到猿啼。……」（註七）

著果然奏效，白烏猿溫馴地回到他的身邊，讓他撫摸和梳理毛髮。之一見時機成熟，想以鐵鍊伺候，那知白烏猿猛然一口咬在他右手大姆指上，頓時鮮血直流，白烏猿一躍上樹。

之一雖然到醫院縫了十三針、注射狂犬預防藥針，醫生表示他的大姆指恐永遠不能伸直。但他對這平時的玩伴並不怨恨。當晚，消防隊攜帶魚網、獵槍幫忙捕猿時，他仍力主活捉，萬勿開槍。

白烏猿從樹頂跳到另一樹頂，凌空飛躍的美妙身影，使他顧不得手痛，依舊捕捉到幾個難得的鏡頭。最後，被網

在園中可以自由跳盪的，往往是最喜歡讓人牽手和抱在懷中散步的幼猿，比較兇猛的不僅享不到自由，甚至送給巴西動物園，成為動物園中稀有的族類。園長則以梅花鹿、孔雀、天鵝作為回贈大千的禮物，並加築寬敞的猿島飼養，供遊客大開眼界，進一步研究人工繁殖。

八德園的長臂猿明星有三隻：體形巨大，通體烏黑發亮，臉上長著一圈白毛的黑寶寶，是大千居住大吉嶺時一位印度僧人所贈。牠面惡心善，跟人極為親近，喜歡和人牽著手散步。大千畫畫時，他蹲在大玻璃窗前的籠中靜靜地觀看，好像心領神會一般，很得大千鍾愛。

例外大發脾氣的一次，是負責飼猿的心澄，戲將一隻又紅又辣的辣椒插進香蕉裡面，辣得黑寶寶大跳大叫；以後只若心澄走近籠邊，牠就兇相畢露，作勢要咬他。

毛色略帶奶油色的「白烏猿」，體形也不小，見人笑臉相迎，十分親熱的和人擁抱。王之一常常抱著替牠梳理毛髮。一天不知何故逃出籠外，爬到樹上，喚牠不理，給香蕉也不吃，大千十分著急。

之一靠著平日交情，一手拿著梳子，一手暗藏鐵鍊，爬上屋頂哄牠。這

住的白烏猿，雖然鐵鍊加頸，失去自由，總算平和落幕。

身手俐落，跳樹如飛的黑猿喜達，經常吃素，偶而也會抓蜘蛛、昆蟲或小烏解饑。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牠，往往一大早就等在門外，向人要東西吃，牠的美德是絕不搶小孩的東西；如果說牠會帶小孩也並不為過。

常看雯波化妝的喜達，有次趁無人時竟獨自化妝台前，對著鏡子把自己塗成一張血盆大口，傳為八德園的笑談。

一群善於生兒育女的土狗，也是八德園的成員。數年後，大千又從瑞士引進兩隻雪地救生的聖伯諾犬，體形壯碩



圖三 張大千贈愛婿李先覺的〈有聖伯諾犬的自畫像〉

的雄犬「傻瓜」和雌犬「阿花」，要吃大量的上好牛肉。因此，營養好，不須出動救生的牠們，也就把全付精神用在傳宗接代上面。

跟前跟後的聖伯諾犬，也成了大千經常描繪的對象。由成都帶出的愛女心沛長大後，與大千八德國鄰友李子章次子先覺結婚。民國五十八年大千畫幅〈有聖伯諾犬的自畫像〉，贈給這位乘龍快婿，白鬚垂胸，垂目讀卷的老人，和身畔的花狗，相映成趣。（圖二）

大千告訴謝家孝，八德國的波斯貓，是從美國坐了二十五小時飛機運回來的。上機前不僅付了運費，也花錢打了預防針。另外又花二十五美元給貓打了安眠針。萬一路上吵鬧，而大千雯波又無法用英語跟空姐溝通時，如何是好？一位替他買貓辦事的女弟子，留下一個錦囊妙計，說必要時交給空中小姐，保證過關。

所幸一路安然無事，大千說：「倒是那個醫生本領好，貓真的一路睡覺，毫無問題。回到家裡了，我才掏出錦囊，想想究竟不知是什麼妙計……你猜猜看是啥子？原來是一張十元的美金。」

哈哈大笑聲中，大千愈發得意：「本來是賄賂空中小姐的，老夫子倒樂得貪污了；我說買隻貓花了不少錢，沒想到還能賺回十元外快！」（註八）

文註：

- 一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四八。
- 二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九五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頁三五八（豪爽的長者——悼張大千先生），黎玉璽撰。按，黎氏曾歷任海軍總司令、參謀總長及參軍長等職，四十五年冬不知在何職位？
- 四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七六。
- 五、本章有關八德國景的敘述，綜據：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章二一〈異國情懷八德國〉、王之一著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八二—一〇四、孫家勤撰〈離辛三年·師恩似海〉（雜誌名稱不詳），及孫家勤繪〈八德國全景圖〉——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頁五一。惟各種資料中，均未寫明園景的方向。僅以孫圖五亭湖畔之「夕照亭」，推斷其為湖之東岸，確否？待考。
- 六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六十。
- 七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九八。
- 八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二一。

圖註：

- 一、二一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「圖版——生活集影」。
- 三、《無人無我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四一。

